

出版史研究

從泰昌刊本《南沙先生文集》說起

郭明芳*

古籍拍賣的興起，屢屢有天價，不僅熱絡古籍經濟，而且也對吾人學習版本學帶來效果。吾人透過預展或發行之圖錄，可以對某書有相當認識，尤其是版本鑑別。古籍拍賣真贋相雜，對於判讀訓練亦有相當幫助。蓋在爾虞我詐的商業市場下，買方不用其極推銷其物，隱小惡揚大善，買方若一不小走了眼，受騙上當，得不償失。今中國書店「2017年春拍」出現一部明泰昌刊本《南沙先生文集》(編號 1705-1166 號)正可說明這樣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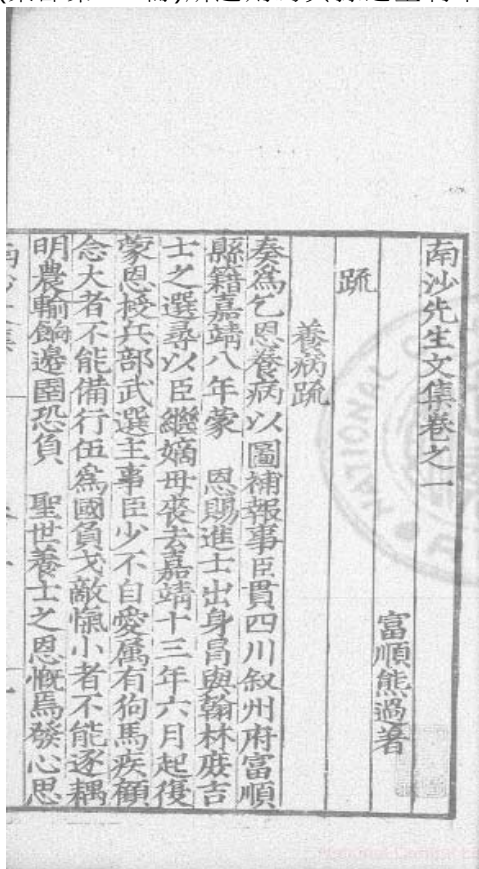
《南沙先生文集》八卷，明熊過撰，初刊於隆慶萬曆年間，前有隆慶二(1568)年序，末有子熊敦樸跋，說明是書刊刻情形。跋云：「右家君集八卷，為文一百七十餘首，始家君居館中有《秘書稿》，為郎署有《兵曹稿》、《詞曹稿》，謫滇有《南中稿》，再謫吳興有《鎮靜堂稿》，及先後家居集等，凡為詩若文者，以若干首皆散亡，不可紀錄，朴自丁巳迄今十二年，所遍加搜輯，得詩文千餘篇，奈多脫誤，雖家君不暇自釐正也。於是擇其不甚訛舛者，類而舉之，詩名存稿者，已有別刻，餘為外集，蓋俟他訪有得，並近稿通續其後，為全集也。歲乙丑，叔父南墩公以侍御按兩河，攜是編如大梁，將謀鉅梓，會以病免歸，不果。今年秋，中丞寅所先生嚴公移鎮蜀，首加問訊，則以是編遺之，刻於成都，版歸富順，藏諸大紫山堂。…」故此本可說是地方官出資之刻本。此本單欄，每半葉十行、廿字，版心白口，上方記書名「南沙文集」。卷端署名「富順熊過著」。

後其孫熊胤衡又有重刊者，即此次上拍之本。前有時任浙江監察御史孫之益〈重刻南沙先生文集序〉，略述重刊之由，云：「殺青於蜀，以僻遠流傳未廣，故其名未噪，揚花風雅之吻。蓋奉命視鹺淮揚，公餘之暇，輒展讀數過，驚怖河漢，媿冗敘弗及，章乙而句讎之。昔歐陽子得《韓文》廢書簏中，朝夕諷頌，持以振文運，百六先生往且數十年而益或論次，其遺編鄉孺子其何知敢謬自列於桓譚？夫亦共憶惜先生未竟之蘊耳，是為序。泰昌庚申孟冬浙江道監察御史西蜀孫之益書。」或可知此本當是其孫重刊求序。此本單欄，每半葉九行、十九字，版心白口，單黑魚尾，上方記書名。由於此本前有泰昌元年孫之益序，故或訂為泰昌刊本。此本應屬於家刻本。卷端署名如次：「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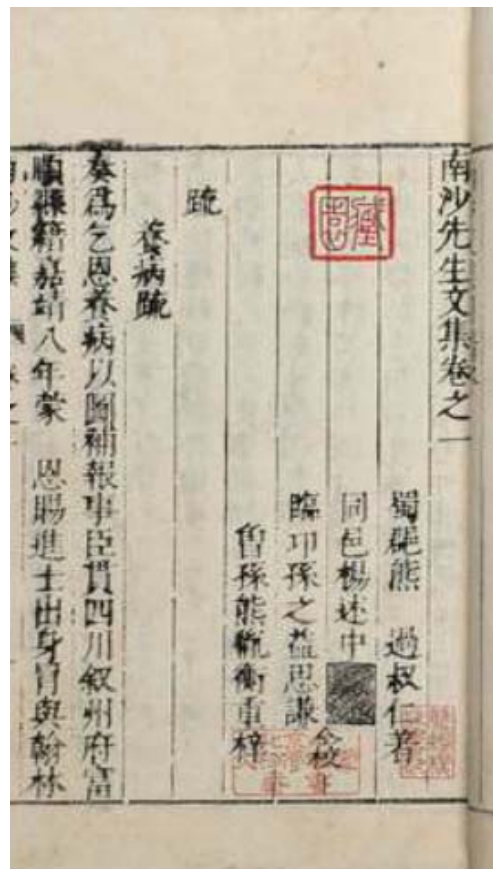
*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郡熊過叔仁著，同邑楊述中■■/臨邛孫之益思謙合校，曾孫熊胤衡重梓。」

《四庫全書總目·存目四》著錄：「《熊南沙文集》八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明熊過撰。過有《周易象旨決錄》，已著錄。是集乃隆慶戊辰，其門人嚴清所刻。前四卷爲疏、序、書、記，後四卷爲題跋、引傳、碑銘、祭文、雜著。過留心經學，其文章亦列名八才子中。然集中諸作，大抵應酬之文也。」按，據《存目》所列，原書當是隆萬間初刊本，今人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91 冊)所選則為其孫之重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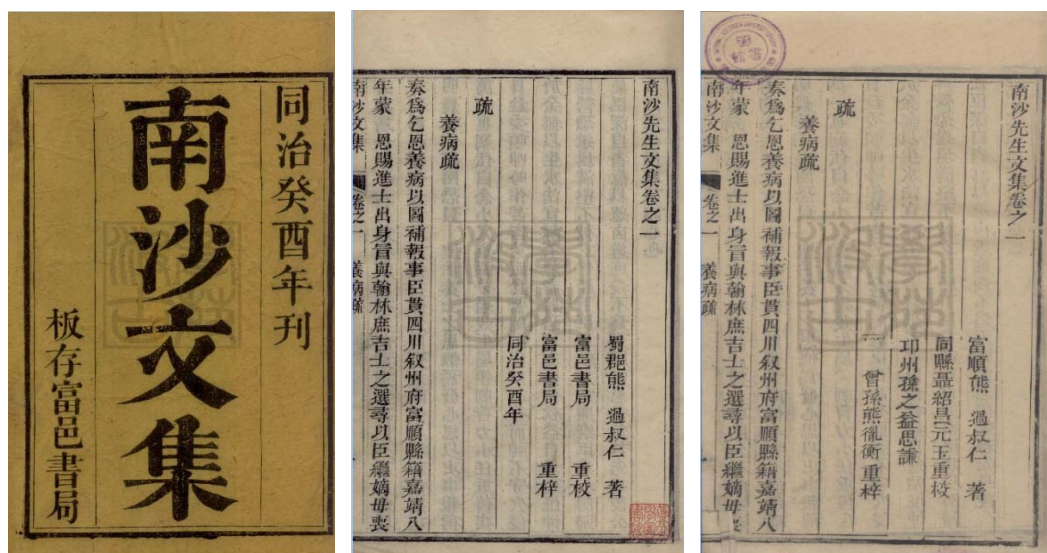


臺北國圖藏隆慶刊本書影



拍賣泰昌刊本書影

本書於同治癸酉(十二年，1873)年四川富邑書局有重刊本。是本卷端題名重校、重梓者皆作「富邑書局」。富邑書局者應是富順地區書局，今僅知刊有《南沙先生文集》一種。又光緒七(1881)年有釜江書局依樣重刊，惟於卷端署名改作「富順熊過叔仁著，同縣聶紹昌元玉重校。邛州孫之益思謙，曾孫熊胤衡重梓。」釜江亦富順地區名，所刊書亦僅此一種。而此兩種應根據其孫之重刊本而來。



同光間四川重刊各本書影

中國書店《拍目》介紹此本稱：

是書首收明隆慶二(1568)年嚴清敘所作序，再收時任浙江道監察御史孫之益泰昌元(1620)年所作重刻南沙先生文集序，言及此書再版事宜。封面與每卷首均鈐有傅增湘先生藏書印「藏園」或「雙鑒樓藏書印」，為傅氏舊藏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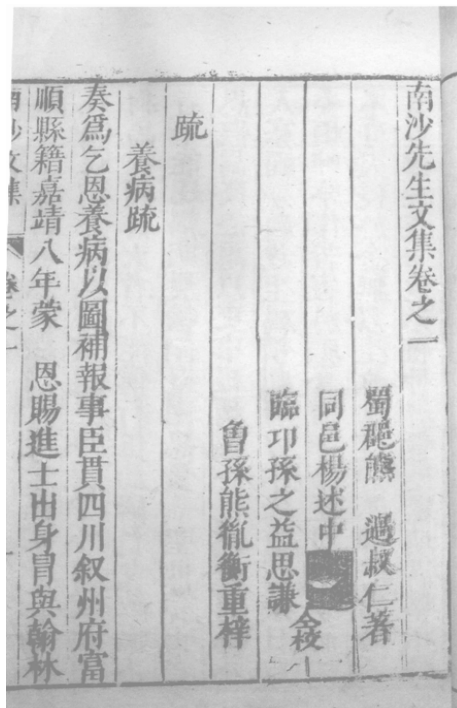
「泰昌」為明光宗朱常洛年號，其即位於 1620 年 8 月 28 日(泰昌元年八月初一)，僅僅在位 1 個月，便於 9 月 26 日(泰昌元年九月初一)駕崩，史稱「一月天子」，是明朝在位時間最短的皇帝。因此將這年八月前仍定為萬曆四十八年，從八月始年號定為泰昌元年。這樣泰昌年號存世僅五個月，故刻有其年號的古籍極為少見。白紙精印，字體方正，書品完好。

熊過，四川自貢人。明嘉靖進士，遷翰林院庶起士，累官禮部祠祭郎中。工詩文，與趙貞吉、楊慎、任瀚稱為明代西蜀四大家。又與陳東、王慎中等人號稱嘉靖八才子。因議論朝政得罪皇帝，被罷官流放雲南。復削職為民，卒於家中。《明史》有傳。

著錄：《中國古籍善本總目》集部明別集第 1415 頁。《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八冊 43 頁。

此書又收入第一批中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單就此書言，此本視為泰昌本，亦有牽強。泰昌乃序文所署時間，非刊刻時間。換句話說，此書序文作

於泰昌元年未必真刊於此年，其刊行年最快也應在天啟年間，正常的話應在崇禎年間。按，泰昌為明光宗年號，光宗在位一月，自然署泰昌年號者乃是極少。此本以序視作泰昌本，乃欲以稀見之書以抬升其價值。



第一批中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所收本書影

其次，此本第二個賣點乃傳增湘之印--雙鑑樓與藏園二印。傳為民國間著名藏書家，經眼古籍多，自有其地位。吾人查檢傳氏著述，於《藏園群書經眼錄》未見本書著錄。再檢《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則有相關著錄兩種，云：

〔補〕《熊南沙文集》八卷，明熊過撰。明刊本，九行廿字，余藏。《四庫》存目。

〔補〕《南沙先生文集》八卷，明熊過撰。明泰昌元年曾孫熊胤衡刊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欄，又泰昌庚申孫之益序。(頁 1416)

傳增湘當年遊走四方，所攜帶者即《邵亭知見傳本書目》。每見一書，核訂《書目》著錄與否，並一一增注補訂於下而成。或可知重刊本傳氏曾經眼，未曾藏過。此書有傳氏印，則其可信度大減。然此書二印是否真為傳氏鈐印，則有待進一步查檢。

嘉德 2013 年春拍曾有一傳增湘〈南沙文集跋〉(編號 1871 號)¹，是跋未見收入傳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其云：

南沙文集跋：富順熊過撰，明刻本。十行、十九字，集凡八卷，前有隆慶戊辰四月巡撫門人嚴清序，又泰昌庚申浙江道監察御史西蜀孫之益序，後有隆慶戊辰子敦朴跋。按，過字叔仁，嘉靖己丑進士，官禮部祠祭司郎中，坐事貶後，復除名為民。生平邃於《易》，著有《周易象旨決錄》七卷，入文淵閣著錄。少有文名，與陳東、唐順之、王慎中、趙時春、李開先、任瀚、呂□，號稱七子，故《明史》附於〈陳東傳〉中。此集文一百七十首，為其子敦朴所輯，而嚴清撫蜀時，刻於成都，而以其版歸之富順。嗣鄉人孫之益巡鹽淮陽，以蜀地僻遠流傳未廣，乃復□而刊之，即此本是也。據敦朴跋，過官京師時，原有秘書郎，署兵曹、祠曹□□，謫滇時有南中稿，再謫吳興有鎮靜堂稿，皆散亡不可記錄。詩名存稿，已別刻就，存□□而□□，祇得此耳。四庫存目提要言：「留心經學，其文章亦列名八子中，今集中諸作大抵應酬之文。」□□致不滿者，以余觀之，所存諸篇，□□酬酢誠居大半，□傳誌之中，多足資考證。如〈楊石齋墓誌〉其文長至八、九千言，詳述石齋當國時，威武北征，**公申明祖制，堅持正義**，力折錢寧、張銑、張永諸奸之謀，及武宗崩，迎具長子嗣統，**發震撼危疑之際**，公以一身主持□□大計，論者謂□□□□，□□之初，□已十倍，皆足補國史之闕。□□□□〈老子〉、〈列子〉、〈管子〉、〈列子〉、〈孔叢子〉、〈荀子〉、〈董仲舒〉、〈劉向〉諸篇，皆考核詳賅，言論平允，與明人好騁空言，不為無事□□有別，其為楊子《靈辨經》□獨具□□，所謂先獲我心，故□□而出之無□□□一筆抹殺也。庚辰(1940)九月廿五日藏園識。

筆者對此跋甚懷疑其真實性，除傳氏書未見著錄外，其文多抄自原書序跋，且文氣頗近於當代人所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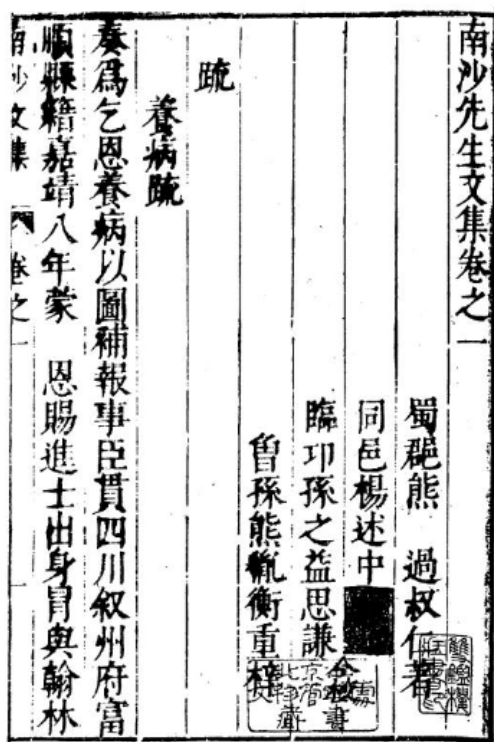
再查此書又見吳希賢編《歷代珍稀版本經眼圖錄》²一書之頁 320，而該書書影未見「藏園」一印，「藏園」一印為後人所鈐明矣。《歷代珍稀版本經眼圖錄》著錄稱：

¹ 引見網址：<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0021591871/>

² 北京市：中國書店，2003 年 10 月

《南沙先生文集》八卷。明熊過撰。明泰昌元年(公元一六二〇)刻本。白棉紙。原書影半頁版框尺寸高二〇九毫米，廣一四〇毫米，半頁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單魚尾，四周雙欄，前有序文署：「隆慶戊辰(公元一五六八年)八月朔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欽差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門人嚴清敘」，又序署：「泰昌庚申(公元一六二〇年)孟冬浙江道監察御史西蜀孫之益書」。鈐有「雙鑑樓藏書印」等印。

歷代珍稀版本經眼圖錄·明代版本



三〇

《歷代珍稀版本經眼圖錄》書影

關於此書來歷，或可勾勒：此書於文革時被沒入，文革結束後，在清理小組整理之下，還給傅氏後人。此書鈐「藏園」一印應傅氏後人所鈐。蓋對比另一部明代徐刻三禮之《禮記》亦有此印，且該書多傅忠謨、傅熹年印。而此本「藏園」一印與《南沙先生文集》近似。故可知為傅氏後人所鈐蓋。此本

後經拍賣公司徵集，曾出現於 2016 年泰和嘉成秋拍(2512 號)，流拍，現再經中國書店徵集上拍。

「藏園」一印既知為後人所鈐蓋，而其所製作極為細緻，亦混淆。再者，「雙鑑樓藏書印」一印，雖見於《歷代珍稀版本經眼圖錄》，然與公館所藏，亦略有異同而非真。

	本書鈐印			
藏園				
		台北故宮藏本	台北故宮藏本另一種	禮記鈐印
雙鑑樓藏書印				
		臺北國圖藏本		

此書若以版本言，本屬稀少，自無必要再作假。然如能在名人加持下，其價值自然水漲船高。此書應傳氏後人為抬高其價，另製作「藏園」印鈐蓋。

今日有關藏書印參考書多未能廣收，以致應用上有所困難。蓋凡此著作有幾個問題，其一為所收為大家之印，為難全面。其二所收遺漏甚多，未能全面網羅。其三則是有僅見文字敘述，未附影像，無以名其差異。又相關館藏或建置網路館藏資料庫，或網路藏印資料庫，其問題亦有不少，諸如解析度低，未能公開檢索，以及未錄出處，真偽參雜等，吾人於使用上仍應再三斟酌，頗不方便。過去，國立中央圖書館(今台北國家圖書館)曾出版有館藏藏書印選編是一項很好的工具書。但可惜所收未全，仍有缺漏。又日本各大館(如國會圖書館、宮內廳書陵部等)亦有類似著述，但所收仍以日人印為主，中國印較少。今日在各方面較之過去，便利許多，各館應將所藏印記編排成帙，著錄釋文、出處，相信對古籍鑑定中藏印一項定能有所幫助。